

精錢牧齋文鈔  
刊

國學扶  
輪社

宣統紀元

錢牧齋文鈔

國學扶輪社印行

錢牧齋文鈔序

以高陽爲前茆國姓。留守爲後盾。而蒙叟蜂要其間。何生才之不幸。與而起眎斯文之壇坫。七子已成弩末。公安竟陵。鼃紫亂之。雲間東鄉。方執牛耳。旋攀龍髯。姜方朱王輩。尙未萌枿。蒼茫文界。與神州同在。荆榛不可無此一老。以收王李鍾譚之殘局。以樹新城桐城之先聲。則亦未可全謂之不幸焉。言不以人廢。持論蒙叟似矣。而蒙叟之爲人。及其身世之尙有大不幸。則世無深考之者。弟伯仲于婁江合肥間而已。吾錄蒙叟之文。乃得以盡知蒙叟之爲人。點將東林。蒙叟有天巧星之目。而其一生之倖得倖。失卒之進退。失據者。皆以巧致之。其初巧于科名。欲爲宋鄭公王沂公。而一敗于韓敬。再敗于溫體仁。時重邊才。巧于覬覦節鉞。欲爲王威宣韓襄毅。而有張漢儒之獄。迨王師南下。首僉降表。不能取巧于先朝者。欲爲馮道王溥。以收桑榆之效。而老臣履聲。新主厭聞。則又巧假鄭瞿二傑師生之誼。欲爲朱序助。晉梁公反。唐用心最巧。則大婚儀注。且隱師趙公子之術。以洩其無聊不平之概。不幸而黃毓麒事發。非輸珍宮掖。

幾致赤族。又不幸而百年下。仍以崔浩歲史冒頓嫚書。致名殿人表。文遭禁錮。蓋蒙叟才大而識闇。志銳而守餒。故愈巧而愈拙。然亦因其不幸而重犯不韙。又不得志。其文乃雄奇變化。隨其一生之歷史。而自爲風氣領袖兩朝。要無婉色。政府厲禁。而社會懽迎。聲價幾與宋之蘇黃媲美。則拙于謀身者。未嘗不巧于謀文焉。此不佞最錄蒙叟文之微旨也。

宣統元年九月昭文黃人序于東吳大學堂

### 小傳

錢謙益常熟人。初字受之。號牧齋。自號蒙叟。又稱東澗老人。明萬歷三十八年一甲三名進士。歷官至禮部尙書。順治二年降。本朝授禮部侍郎。署秘書院學士。未幾引疾歸。著有初學集。有學集。有杜詩註。明太祖實錄辨證明史斷畧。吾炙集等書。乾隆三十四年有旨毀禁。

# 錢牧齋文鈔目錄

贈蓬萊令左君擢西臺序

送楊縣丞歸雲南序

送張處士赴遼東參謀序

似虞周翁八十序

昨非菴日纂三集序

純師集序

高陽孫氏闔門忠孝記

徐州建保我亭記

瑞光寺興造記

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重修維揚書院記

靖江令趙侯考績序

送瞿起田令永豐序

崇德令龔淵孟考滿序

周忠介夫人六十序

石田詩鈔序

馮已蒼詩序

蘇州府修學記

龍樹庵記

頤志堂記

岳忠武王畫像記

萊陽姜氏一門忠孝記

韓蘄王墓碑記

朝陽榭記

明發堂記

留仙館記

匪齋記

愁山大師廬山五乳峯塔銘

工部右侍郎贈尙書程公傳

朱鷺傳

萬尊師傳

顧仲恭傳

張進諫傳

先太淑人述

再祭高陽公文

耦耕堂記

秋水閣記

花信樓記

玉纈軒記

游黃山記九首

并序

呂講經傳

吳孝子家傳

徐霞客傳

瞿元立傳

梅長公傳

紫髯將軍傳

祭高陽公文

祭都御史曹公文

祭于惠生文

尹長思哀詞

宋稽勳哀詞

答唐訓導論文書

寄長安諸公書

上應撫鄭公書

列朝詩集序

建文年譜序

內閣小識序

朱長孺箋註李義山詩序

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成文穆公全集序

黃陶庵先生文集序

石義士哀辭

瞿少潛哀詞

上高陽師相書

與卓去病論經學書

答鳳督馬瑤草書

回金正希館丈書

汲古閣新刻十七史序

啟禎野乘序

注李義山詩集序

棋譜新局序

李忠文公文水全集序

杜弢武全集序

浩氣吟序

范勛卿文集序

高寓公稽古堂詩集序

季滄葦詩序

宋子建遙和集序

王貽上詩集序

卓去病全集序

李貫之存餘稿序

胡致果詩序

咸子詩序

歸玄恭恒軒集序

族孫遵王詩序

呂季臣詩序

張公路詩序

高玄期景玄堂集序

梅村先生詩集序

施愚山詩集序

宋玉叔安雅堂集序

賴古堂文選序

耦耕堂詩序

徐女廉遺集序

湖外野吟序

彭達生晦農草序

陸敕先詩稿序

李叔則霧堂詩集序

學古堂詩序

王翰明詩引

黃皆令新詩序

愁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紫柏尊者別集序

贈別施偉長序

贈覺浪和尚序

贈王平格序

曜目篇贈華徵君仲通

黃子羽六十壽序

毛子晉六十壽序

黃氏千頃齋藏書記

竹谿草堂記

明大學士劉文端公墓誌銘

明故國子監祭酒贈詹事許公墓誌銘

明光祿寺卿詔起工部侍郎徐公墓誌銘

李忠毅公墓誌銘

明五經進士譚君權厝表

蕭伯玉墓誌銘

隱湖毛君墓誌銘

卓去病先生墓誌銘

溫如陳公墓誌銘

雲間道人生壙志

明士張君文峙墓誌銘

黃子羽墓誌銘

明大學士文穆成公神道碑

明左都御史文忠李公神道碑

吳金吾小傳

徐巨源哀詞

申包胥論

紀鄣嫠婦贊

答杜蒼畧論文書

答徐巨源書

復徐巨源書

復李叔則書

復王烟客書

爲柳敬亭募葬疏

自跋留侯論後

嗜奇說書陸秋玉詩卷

周參軍墓表

蓮蕊居士傳

角黍詞哀東臯氏

四皓論

重建鄉先賢商相巫公祠堂碑

再答蒼畧書

與吳江力田生書

答王于一論文

復吳江力田生書

答吳江吳赤溟書

跋東都事略

題燕市酒人篇

香觀說書徐元歎詩後

後香觀說書介立詩卷

題馮子永日艸

讀宋玉叔文集題辭

書廣宋遺民錄後

書黃正義扇

再與嚴子論詩語

題邵得魯迷塗集

戲題徐仲光藏山稿後

呂留侯字說

書羅近溪記張賓事

贈蓬萊令左君擢西臺序。

崇禎十一年五月、海內郡國吏以尤異徵者、久次闕下。天子悉召見左順門、親問其治狀。命尙方給筆札、條奏兵食大計。擇其尤者若干人、充翰林科道之選。而蓬萊令耀州左君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先是、孔有德據登城以叛。君單車之任、受事於密水山。簡兵馬、庀糗芻。先後數十戰、身冒矢石。八月而城復。當是時、殘血膏樓櫓、遺骸撐閭巷。撫恤瘡痍、扶養孤寡。奪赤子於強兵、悍監之口、襁褓而衽席之。君雖一邑令、中朝士大夫所推舉、文武具備、身兼數器者、必君也。今一旦簪筆荷橐、爲天子之言官。天子不爲不知君矣。君何以自效哉？國家之大患、患口。中原患寇。天子旰食有年矣。口數萬壓境、邊吏傳遽相告、舉朝震驚。忍宵遁、驟如風雨。來不知所向、去不知所之。此何說也？大入則躡幾輔、小入右。城堡虜婦女、劫財帛、捆載而去。口之嘗也。城有所不屑攻、野有所不屑掠。靖江雖來、飄然而去。此非口之嘗也。或曰：送插子歸巢也。非肄我也。插子既已科選擇、又徃徼之矣。插子巢、卽口之巢也。插有巢、而口共之。我可以安枕乎？或

也。我之歎插者以繼口也。我畏口急口而陰借插以媚口。插則  
而陽挾口以間我。口不肯居賞之名而我則坐輸歎之實。我何能繼  
反爲口繼耳。貢市之事以隆萬全盛之時。新鄭江陵明察之相。竭中國之物  
力以奉口。苟安數十年。比其末也不能得其一部。落一間。謀之用而况於今日  
乎。流寇蔓延半天下。一旦俛首就撫。此豈有雄尙緄撫三明之將。追鋒束馬窮  
追極討。波駭鳥竄。窮困而乞降乎。襄漢之間。連城而居。列柵而守者。其終能弭  
首帖耳就我之條縱乎。以李察罕之雄奮。臂討賊百戰百勝。海內震懼。田豐王  
士誠窮蹙乞降之殘寇也。卒殲於其手。今之將帥何如察罕。今之降寇何如豐  
士誠。晏然建旂鼓。騰露布以受降。無叛爲能事。吾不知其所終也。此二者國家  
之大事也。君何以策之。天子焦勞求治。愈求治而愈無當。亦嘗號咷索人矣。屢  
索而屢不獲。其所以然者何也。譬之病者促數攻治。藥不效則咎醫。醫不效則  
又咎藥。藥與醫促數更易而病未良已也。兵與食藥也。料兵料食者醫也。知其  
病之所在。診視而療治者治病之方也。今不思治病之方而汲汲於求醫量藥。

是以攻治急而病滋劇也。傳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君等皆醫國者也。天子旣以俞扁命我，何不寫形察脉，論得病之所在，爲天子精言之。此其說在醫緩扁鵲之告晉平齊桓也。口寇之事，此所謂疥癰末疾，何足煩湯熨哉。萊州之役，君身在行間，譬之良醫會挾禁方治危疾，則主人必傾心而聽之矣。君以已效之醫挾經驗之方以進於人主，天子將以醫國之事累君，在君茂勉之而已矣。君之邑子楊生龍徵以余之知君也，乞余言以爲賀。君固不以得御史爲光寵，而余亦不以一御史爲君賀也。輒舉天子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自效者以正告之。雖然，亦不獨爲君告而已也。

靖江令趙侯考績序○○○

靖江故江陰馬馱沙地，僞吳將屯兵戍守，屹然重鎮。國初凡三遣重兵以戰船布鳥翼陳橫江而克之。靖江之爲江防要害固已久矣。今三吳鉅防，無甚江海。靖江雖小縣，實大江門戶，其關於東南最重。顧自設縣以來，官茲地者輒以乙科選擇，又徃徃多左遷去，重於置縣而輕於置令，則亦官人者之過也。雖然，官

茲地者亦有郵焉。其一人曰：我雖令不得比他壯縣，驚濤颶風，飛溢震撼，則我先爲壑。江洋之盜，車舟檣馬，出沒無時，則我先頓刃。建牙持斧之使，操白簡而取盈，則我先挂籍。獨薦剡，則我後耳。我安得獨賢？其一人曰：我雖令孤懸大江中，鼃鼃魚鼈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夜郎王謂漢孰與我大也，其誰能難我？夫官人者，既輕茲地，而官茲地者，舉若此兩人，又操左券而取輕，何置令之爲也？南昌趙侯亦以乙科來，顧能以茲邑重，以三年奏最，上於天官。邑人臚侯治狀，余覆而徵之。案無冤獄，獄無遁囚，禮士息民，以爬以休，桑田每每，陸接維揚，柳帆蹙波，飛鳥食蝗。夫是以民歌優饒，地頌侵沃，薦章交騰，而前修莫若也。賢哉趙侯，不以邑小自薄，不以壤僻自尊，與余向所云云何霄壤耶？天下承平日久，長江安流，如一衣帶，靖江之在江濱，如菱蘆中聚沙耳。一旦有事，餘皇交呼，鐵鎖橫絕，然後思國家所以屯兵扼險之意，而悔夫置令之輕也。豈有及哉？因趙侯以重茲地，因茲地以重江海之防，擇吏安民爲東南根本之慮，將自趙侯始。吾故書之於冊，以爲趙侯賀，且以有望焉。

送楊縣丞歸雲南序。

韓退之言。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訾。今也不然。自丞以上。日訾訾不暇。丞秩卑。無譏焉。然求免於慢者。則鮮。雲南楊侯以貢士來爲縣丞。三年。母喪歸。邦之大夫士。酌酒出祖。史官錢某執牋言曰。楊少尹。今丞尉適百里。供張甚設。道路聚觀。今子奔喪萬里外。見星而行。襆被舂糧。閔閔可憐。人將以子相訾訾。慢豈可得哉。子讀書。纘言。俛首一官。彊直慎法。不以數慢爲解。子之得訾訾於人也。賢於讚頌遠矣。自丞以上。其得訾訾於人也。胥若子。訾訾何病焉。子歸朝夕啜爾菽飯。爾蔬比及三年。襆被舂糧起家加大邑。其得訾訾也滋甚。余乃不敢復慢子矣。丞起拜而稽顙。垂涕洟而別。

送瞿起田令永豐序。

越絕書云。虞山。巫咸所出也。明有天下二百有餘歲。俊乂挺生。在世廟時。則有嚴文靖。瞿文懿。陳莊靖三公。莊靖視二公輩行稍後。亦嘉靖中人才也。語有之。採珠於澤。攻玉於山。虞山雖小。其亦珠玉之淵海與。由嘉靖以來。六十餘載。登

仕版者相望。自吏侍趙公而外，未有聞焉。豈澤有時，枯而山有時，童與抑運會使然與？余聞諸父老。文靖故兄事文懿。文懿登第時，文靖已稱詞林老宿。文懿弟畜文靖自如。責備行義，嚴重於布衣時。而莊靖與吏侍里居過從，未嘗不訪求天下大計，咨諏民瘼。盱衡太息，移日分夜以爲嘗。自余有識知以來，則異是矣。賓筵促席，語刺刺不休。每屈指計某田宅幾何，僮手指幾何，販穀及子貸金錢幾何。又或言某善事縣令丞尉，縣令丞尉顏色頗嚮某。某某善問遺居閭，請求某善任桀黠奴，及州里馬醫、阜隸、沓嗟、嘖呻，異口合喙，項輩視以高下，笑言視以少多。謗譽視以郵置。然則父老所稱述，數公固世之所迂也。謂迂爲善，則今舉若此，謂爲不善，則世所指名大人舊德，必前數公者之歸。豈有爽也？吾聞之。天道六十年一變。蓋日夜以幾於吾里之人焉。而瞿子起田中，萬歷丙辰進士，令吉之永豐。起田，文懿之諸孫也。永豐，陳莊靖起家爲令地也。倘所稱天道者，信與起田守文懿家法，與其父學憲之教訓，其游吾門，奉手樞衣，視僮子時，慊慊不改，可謂吉士矣。今爲令何以長子莊靖之令永豐也？折節事故羅文恭